

能仁寺

勞 人 改 編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能仁寺

目次

一	宿店遇俠	一
二	移石頂門	一二
三	弄巧成拙	二〇
四	避難遭禍	三一
五	彈斃兇僧	四二
六	刀殲餘寇	五〇
七	地窖救女	六三
八	禪堂訴苦	七五
九	說明來歷	八二
十	解釋前情	八九

一 宿唐遇候

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，當罪暫收，下在監中，差數貼用。他從家中的地舖折銀，帶上銀子，同着他的舅公二華忠前來，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，費事只得就近官店之外，住着他一個親戚之輩，官，只得寫請柬，求那親官，設法津貼公子，就請公子先到任事，不報候。

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船，那時正是將至仲秋天氣，金風漸涼，玉露漸冷。一天晚月殘星，滿江雲聲雁陣。公子只隔了一個船篷，兩箇渾天合那裏客人，一路同着，好不懷懷。他更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，不一而足。那天的暮色已昏時分，就到了住坐，果然好一座大鎮市，只見兩旁樓閣齊整，客店錢舖，不計其數，直走到那鎮市

① 安公子：按第一回書說他姓名吳昌，字士昌，別號龍巖，一說別號龍巖，又說別號龍巖，皆指由，字士昌，做高縣河陽縣令，出京辭官回鄉，而次說且，却同前說看字又有些不同，但當就字了，人，字士昌，帶罪歸家。

② 偏生：在那裏碰巧，就是偶然的又。

③ 報：字也，下，姓名，在官廳報。

中間，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。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，正中店門大開，左是櫃房，右是廚竈。門前搭着一路罩棚，棚下擺着走桌條櫈，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。那條櫈上坐着許多作買賣客的人，在那裏打尖吃飯。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，兩把手車子，以及肩挑的擔子，背負的背子，亂亂烘烘，十分熱鬧。

到了臨近，那驢夫便問道：「少爺，咱們就在這裏歇了？」公子點了點頭。驢夫把驢子帶了一把。街心裏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，迎頭用手一攔。那長行驢子是走慣了的，便一抹頭，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。進了店，公子一看，只見店門以內，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，正北一帶腰廳，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；門裏一座照壁，對着照壁，正中一帶正房，東西兩路配房。看了看，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，是個單間，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。

那跟來的店夥問說：「行李卸不卸呀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先給我卸下來罷。」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，就要扛那被套。驢夫說：「一個人兒不行。你瞧不得那件頭小，分量夠一百多斤呢！」說着，兩個驢夫幫着抬進房來，放在炕上。回手又把衣裳包袱、裝錢的鞢馬子、吃食簍子、碗包等件拿進來。兩個驢夫便拉了驢子出去。那

跟來的店夥惦着他店裏的事，送下公子，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，吃了就要回去。公子給了他一串錢，又給嬖嬖爹^①寫了一個字條兒，說已經到了在平的話，打發店夥去後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，裝着熱水，又是一大碗涼水，一壺茶，一根香火進來，隨着就問了一聲：「客人吃飯哪？還等人啊？」公子說：「不等人，就吃罷。」

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，一路的梳、洗、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都是嬖嬖爹經心用意服侍。不是煮塊火腿，便是炒些果子醬帶着。一到店，必是另外煮些飯，熬些粥，以至起早睡晚，無不調停的周到。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，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。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，也從不會到過跟前。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，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、飯碗的這些東西，怔着嗽了半天，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會洗。接着飯來了，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，潑茶^②胡亂吃了半碗，就擱下了。一時間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，走了進來。

① 嬖嬖爹：指華忠。

② 潑（文公泡）茶：用茶澆在飯裏。

原來那兩個驛夫：一個姓苟，生得傻頭傻腦，只要給他幾個錢，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，因此人都叫他作「傻狗」；一個姓郎，是個極匪滑賊，長了一臉的白癩瘋，因此人都叫他「白臉兒狼」。當下他兩個進來，便問公子說：「少爺，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？送到那裏呀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兩個誰去？」傻狗說：「我去。」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，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：「你去很好。這東南大道上岔下去，有條小道兒，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，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傻狗說：「知道哇。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。」公子說：「那更好了。那莊上有個褚家。」說着，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，告訴了他一遍，又說：「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，請他務必快來。如果他不在家，你見見他的娘子，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，請他的娘子來。」傻狗說：「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，人家是個娘兒們，那不行罷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只告訴明白了他，他就來了。這是一封信，一吊錢是給你的，都收清了，就快去罷！」

那白臉兒狼看見說：「我合他一塊兒去。少爺，你老也支給我兩吊錢，我買雙鞋，瞧這鞋不跟腳了。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兩個都走了，我怎麼着？」白臉兒狼說：

「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？有跑堂兒的呢，店裏還怕短人使嗎？」公子扭他不過，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，又囑咐了一番說：「你們要不認得，寧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：千萬不要誤事！」白臉兒狼說：「你老萬安！這點事兒了不了，不用說了。」說着，兩人一同出了店門，順着大路，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。

正走之間，見路旁有一座大土山子，約有二十來丈高。上面是土石相攙的，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，却倒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。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，有兩條道：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，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還歸山東的大道；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，也繞得到河南。他兩個走到那裏，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：「好個涼快地方兒，咱們歇歇兒再走。」傻狗說：「纔走了幾步兒，你就乏了，這還有二十多里呢，走罷。」白臉兒狼道：「坐下，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。」傻狗只得站住。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，墊着打地攤兒。白臉兒狼道：「傻狗哇，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？」傻狗說：「好話哩，接了人家兩三吊錢，給人攔下，人家依嗎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這兩三吊錢，你就打了飽嗝兒了？你瞧，咱們有本事，

① 打了飽嗝兒：即吃飽了，滿足了的意思。



圖 1. 只見一個騎黑驢的慢慢走了過去

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！」

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，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。白臉兒狼一眼看見，便低聲向傻狗說：「噯！你瞧，好一個小黑驢兒，墨錠兒似的東西，可是個白耳掖兒，白眼圈兒，白胸脯兒，白肚囊兒，白尾巴梢兒，你瞧，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，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；長了個全，可怪不怪！這東西要擱在市上，碰見愛主兒，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。」傻狗說：「你管人家呢！你愛呀，還算得你的嗎？」說着，只見驢上那人，把扯手往懷裏一帶，就轉過山坡兒，過山後去了。不提。

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：「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這話可是法不傳六耳^㊸，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，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，飛不了我，迸不了你的。講到咱們這行啊，全仗的是磨攪訛綳，涎皮賴臉^㊹，長支短欠，摸點兒賺點兒，纔剩的下錢呢。到了這盞買賣，算你我倒了運了，那僱騾子

㊸ 法不傳六耳：即不讓別人聽見的意思。

㊹ 磨攪：向人纏繞。訛綳：詐人財物誑跑。涎皮賴臉：惹人討厭的無賴行爲。

的本主兒，倒不怎麼樣。你瞧，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，真來的討人嫌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，還帶着挺橫挺橫^①，想沾他一個官板兒^②的便宜也不行。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，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，你算他的朋友，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。若照這麼磨一道兒，到了淮安，不用說騾子也幹了，咱們倆也賠了。」傻狗說：「依你這話怎麼樣呢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依我，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，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。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，先找個地方兒潦倒^③上半天兒。回來到店裏，就說見着姓褚的了，他沒空兒來，在家裏等。咱們把那個文謔謔的雞兒誑上了道兒，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，趕到那裏，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。等走到崗上頭，把那小玄兒誑下牲口來，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，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我哩。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？」傻狗說：「好可是好，就是咱們馱着往回裏這一走，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，那不是活饑荒嗎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說你是傻狗，你真是個傻狗。咱們有了這注銀子，還往回裏走嗎？順着這條道兒，到那裏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！」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，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有了，咱就這麼辦咧。」當

下二人商定，便站起身來搖頭擺腦的走了。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，再不想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聽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後，正是店裏早飯纔擺上熱鬧兒的時候，只聽得這屋裏淺斟低唱，那屋裏呼么喝六，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，賣雜貨的，賣山東布料的，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。公子看了說道：「我不懂這些人，走這樣的長道兒，乏也乏不過來，怎麼還有這等的高興？」說着，一時間悶上心來，又惦着孃孃爹此時不知死活，兩個騾夫去了半天，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，一官，那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。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，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，在屋裏亂轉。轉了一會，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，等我靜一靜兒罷。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上，盤腿坐好，閉上眼睛，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，一篇篇的背誦起來。正閉着眼睛背的時候，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，心裏說：「好了，是騾夫回來了。」

① 挺擗挺橫：指人脾氣的僵硬。

② 官板兒：指銅錢。

③ 潦倒：也作撈倒，就是睡覺。

他可也沒算計算計，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，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，騾夫究竟是步行去的，騎了牲口去的，一概沒管。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，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，忙忙的出了房門兒，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。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，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，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。

只見一個人，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，走到當院裏，把扯手一攏，那牲口站住，他就乘鐙離鞍下來。這一下牲口，正是正西面東，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。公子重新留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絕色的年輕女子。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，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，鼻如懸膽，唇似丹硃，蓮臉生波，桃腮帶靨，耳邊廟帶着兩個硬紅墜子，越顯得紅白分明；正是不笑不說話，一笑兩酒窩兒，說甚麼出水洛神，還疑作散花天女。只是他那艷如桃李之中，卻又凜如霜雪，對了光兒，好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，幌得人膽氣生寒，眼光不定。公子連忙退了兩步，扭轉身子，要進房去，不覺得又回頭一看。見他頭上罩着一幅玄青縐紗包頭，兩個角兒搭在耳邊，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；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；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，蓋着那兩隻手；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

鞋，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，不及三寸。公子心裏想道：「我從來怕見生眼的。」婦女一見就不覺的臉紅。但是親友本家家裏，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，從不曾見過等一個天人相貌。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，弄成恁般一個打扮，不尷不尬，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」

一面想着，就轉身上了台階兒，進了屋子，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，把着帘縫兒望外又看。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，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，把手裏的鞭兒，望鞍橋洞兒裏一插。這個當兒，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，就往西配房儘南頭，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，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，隨即問了一聲說：「這牲口拉到槽上餵上罷？」那女子說：「不用。你就給我拴在這窗根兒底下。」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，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、茶壺、香火來，放在桌兒上。那女子說：「把茶留下，別的一概不用，要飯要水聽我的信。我還等一個人。我不叫你，你不必來。」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，回身向外邊去了。

○ 打了一個照面；面對面兒看了一下。

○ 生眼的；不熟習的。

二 移石頂門

跑堂兒的走後，那女子進房去，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，就在椅兒上坐定。他也不茶不烟，一言不發，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。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，自己倒躲開，在那巴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。走了一回，又到帘兒邊望望，見那女子還在那裏，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。一連偷瞧了幾次，都是如此。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，心裏故轂道：「這女子好生作怪！獨自一人，沒個男伴，沒些行李，進了店，又不是打尖，又不是投宿，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，是何原故？」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說：「是了，這一定就是我嬖嬖爹說的，那個給強盜作眼線，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！他倘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，那可怎麼好呢？」想到這裏，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。又想了想說：「等我把門關上，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！」說着，跣踏的一聲，把那扇單扇門關上。

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，門又走扇，纔關好了，吱吱又開了。再去關時，從

帘縫兒裏見那女子，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。公子說：「不好，他准是笑我呢，不要理他。只是這門關不住，如何是好？」左思右想，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，靠南牆放着個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，心裏說：「把這東西弄進來，頂住這門就牢靠了。」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，連夜間都可以放心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。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、慢條斯理的慣了，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，這裏叫他，外邊斷聽不見，爲了半晌難，仗着膽子，低了頭，掀開帘子，走到院子當中，對着穿堂門，往外找那跑堂兒的。

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，交叉着手，靠着窗台兒在那裏歇腿兒呢。公子見了，隔了個點手喚羅成^㉑，朝他點了一點手兒。那跑堂兒的瞧見，連忙的把烟袋桿望巴掌上一拍，磕去烟灰，把烟袋掖在袖裙裏走來，問公子道：「要開壺啊，你老？」公子說：「不是，我要另煩你一件事。」跑堂兒的陪笑道：「還是那兒的

㉑ 敲（カ）馬掂（敲）（カ）（カ）（カ）：估量的意思。

㉒ 跣（カ）（カ）（カ）（カ）（カ）（カ）：關門的聲音。

㉓ 牢靠：穩妥的意思。

㉔ 點手喚羅成：就是用手招人的意思。

話，怎麼煩起來咧！伺候你老，你老吩咐職！」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：「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。」

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，把腦袋一歪說道：「我的太爺，你老這可是攪我咧！跑堂兒的雖說是勤行^㉑，講的是提茶壺、端油盤、抹桌子、別^㉒板櫈。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，我可不敢動。再說那東西至少也有三百來斤，地下還埋着半截子，我就怎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？我要拿得動那個，我也端頭號石頭，考武舉去了，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？你老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正說話間，只見那女子叫了聲：「店裏的，拿開水來！」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，覘身就往外取壺去了，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，塑在那裏。

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，公子又叫他說：「你別走，我同你商量！」那跑堂兒的說：「又是甚麼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店裏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？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，我給他幾個酒錢。」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，提着壺站住說道：「倒不在錢不錢的。你老瞧那傢伙有三百斤開外，怕未必弄得行啊！這麼着職，你老破多少錢職？」公子說：「要幾百就給他幾百。」跑堂兒的搖頭說：「幾百不行，那

得月干楮^㉔。」說着，又伸了兩個指頭。這句話，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，問了半天，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。公子說：「就是兩吊。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！」

跑堂兒的攔下壺，叫了兩個更夫來。那兩個更夫：一個生得頂高細長，叫作「杉槁尖子」張三；一個生得壯大黑粗，叫作「壓油墩子」李四。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：「來！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！」又悄說道：「喂！有四百錢的酒錢呢！」這李四本是個渾蟲，聽了這話，先走到石頭邊說：「這得先問他問。」上去向那石頭楞子^㉕上「噙」的就是一腳，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。李四嘖嘖了一聲，先把腿蹲了。張三說：「你攔着賊！那非離了拿撇頭^㉖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！」說着，便去取撇頭。李四說：「呸！你把咱們的繩槓子也帶來，這得倆人抬呀！」少

② 勤行：幹雜務的工友。

③ 別（ㄅ一ㄣˊ 賓）：原意是分，這裏當是撥的意思。

④ 月干楮：據原解釋說：月中藏著「二」字，干之爲言千，千之爲言「吊」，楮之爲言紙，紙就是「錢」，即「兩吊錢」，是當時市井的通語。

⑤ 楞子：稜角。

⑥ 撇（ㄌㄧㄝˊ 厥）頭：刨土的工具。